大明寶訓　廿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冊數 30（25）
函號 45 1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明世宗肅皇帝寶訓卷之五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正祀典下　羣情

○嘉靖八年八月壬午

上諭禮部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嚴祭祀之條於

皇明祖訓內山川諸神之祭皆無遣代之者後以出入不便命官行禮今災變多端宜禱於神以祈轉化是年秋

祭山川諸神朕欲親往其為朕具儀部覆舊山川等祭
例於中夜行禮
聖駕先一日出郊宿於齋壇祭畢復俟侵晨回鑾計越兩
日方可畢事臣等以為祭有大小禮有隆殺若祀山川
禮儀與祭天無異非所以明品秩而尊神靈宜比祀先
農例先時齋戒至五鼓
駕出詣
郊壇昧爽行禮百官陪從其侍衛儀從悉依今春祈禱之儀
上曰祭祀重事不可苟簡祀神之儀須有隆殺人君事天
若事親禮神猶敬長應行禮儀仍詳議以聞議上有先
期遣告

太廟及是日迎神送神諸禮
上曰廟告官不必遣其迎神用兩拜禮送亦如之部復奏
洪武十年
太祖高皇帝祭山川諸神
上親行中七壇禮餘壇以功臣分祀及詳祀文內載月將
城隍等神俱為一通則兩廡六壇俱在祀內似可免分
獻又近年遣官行禮亦無分獻者乞
聖裁報曰祝文如舊兩廡遵我
太祖欽定典禮東廡遣大學士翟鑾西廡吏部尚書方獻
夫各行祀行禮駕回作樂如例
上復與輔臣楊一清等議所服欲用皮弁一清等考之會

典集禮中俱不載服制疑未敢決既而見內閣所藏存
心錄內載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儀注
皇帝具皮弁服行禮因上言
太祖高皇帝載之存心錄正與
聖諭相合
聖祖神孫一道非臣下所能仰及宜下所司著之令甲使
後世有所遵承制曰可
○嘉靖九年正月庚申
上諭禮部朕以冲昧入承
祖位敢不率由舊章以免愆過顧禮義之實重且大焉朕
每以祭
太社
太稷奉我
太祖
太宗配竊有疑焉夫
天地至尊次則
宗廟又次則
社稷此次序尊殺之理也奉
祖配
天則正矣又奉
祖配
社豈不失其序歟或謂以祖配社乃親親之道也此我

皇祖時禮官之失也又謂后土勾龍氏乃共工之子祭之
無義夫勾龍氏有水土之功故取之配社猶以后稷配
稷同也未嘗論其人况父不善而可惡及其子乎至如奉
祖配社尤為弗當屈其所尊義實不安茲乃不可不正之
典亦非變更者宜如我
皇祖高皇帝之制
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
太稷以后稷氏配詳議具奏禮部言祀事重典請集多官
會議
上曰尊
祖配

天具載禮制並無奉
祖配
社之文卿等亦曰未聞其他異論之徒不足為較第宜參
之人心可與否耳夫人未有不同不過是昔非今破亂
吾事卿等既恐持論不一其亟集廷臣議同者列名具
疏異者自疏以聞於是大學士張璁翟鑾等議皆與
上意合
上遂命先期擇日躬告
太廟及
社稷禮卿時告
后土勾龍氏

后稷氏設壇行禮其神牌即行成造具儀以聞

○八月甲申

上諭輔臣曰廖道南嘗言姚廣孝弗宜配享

太廟夫廣孝在我

皇祖時建功立事配享已久或不當遽更但廣孝係釋氏

之徒使從諸功臣並食於

德祖

太祖之側恐猶未安禮官雖曰遵畏成典實非敬崇

祖宗之道卿等其加思之於是禮部尚書李時同大學士

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於大隆興寺內每歲春秋遣太

常寺致祭

上從之

○十一月癸巳朔

上因纂祀儀成典諭大學士張璁凡雲雨風雷之祀以及

先聖先師祀典俱當以敘纂入璁因奏言雲雷等祀及社

稷配位俱蒙

聖明更正但先聖先師祀典尚有當更正者請于大成殿

另立一堂祀叔梁紇而以曾晳顏路孔鯉配之

上以為然因諭聖人尊天與尊親同今籩豆十二牲用犢

全用配天儀亦非正體其諡號章服悉宜改正卿宜加

體孔子之心為朕詳之璁遂言孔子宜稱先聖先師而

不稱王祀宇宜稱廟而不稱殿祀宜用木主其塑像宜

毀撤籩豆用十樂用六佾叔梁紇宜別廟以祀以三代
配公侯伯之號宜削只稱先賢先儒其從祀申黨公伯
寮秦冉顔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杜預
吳澄宜罷祀林放蘧瑗盧植鄭玄服虔范甯宜各祀于
其鄉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蔡元定宜增入
上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編修徐階疏陳不可
上怒謫階福建延平府推官乃御制正孔子祀典說示禮
部云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
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輔
臣張璁再疏請正其稱號章服等事已命禮官集翰林
諸臣議正外惟稱號與章服二事所關者重亦關於朕

者不得不為言之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
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
行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謚曰文宣
加以王號至元又益謚為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
有僭者削而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生
旣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是何心哉自
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學不許祀于
釋老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生用六佾籩豆以
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時存塑像蓋不
忍毀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譄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犢
而止擬乎事天之禮畧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今肯安
享之乎昔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果
能體聖人之心乎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
甚夫王者以有是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是德而居
是位皆亂世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後世之為君
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
未有能與之齊也由是觀之王者之名非所以重稱孔
子也至於章服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
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
配乎堂上顏路曾晳孔鯉以父而從列於下安有子坐
堂上而父從食乎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焉今也不可
茲來世之非道除待該部集議施行外茲朕不得不辨
亦不得不為輔臣辨璁也為名分也為義理也若朕所
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閑於萬世之下也設或有謂朕以
位而凌先師實非原心之者是為說已復為正孔子祀
典申記俱令禮部送史館記曰朕惟為人臣盡臣道盡
之云者終始生死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
亦不可改也小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
改其於一切事務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至

於事關綱常者又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辨斯世斯時卻不得不辨也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方命下翰林編修徐階倡逆論云云者且引分祀為言其心之固惡可知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諡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又如漢光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為臣也何等樣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封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託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況以諸侯而僭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子弟子卽孔子死時而造之抑放釋道之為而造之且如一箇人自是一箇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做箇像曰這箇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實是箇木工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已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

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㕘所當正階此奏正
與昔霍韜之叛議
郊祀同然韜也却朴直其實故所言不孫階也用心如韜
而言甚切而奸也悅詞和言不激不迫甚矣佞哉斯人
也翰林可用這等人邪昔同姚淶輩登科大學士費宏
所取也邪正忠否昭然矣是為申記之云記成又諭輔
臣曰昨卿等已將禮部刋朕著說記本擬票上已朕所
未即批行非不斷也亦非惑小人之言但實不容不說
王汝梅等奏二疏與徐階張袞所謂同他俱不暇言只
以後世人全不公平無義理者言之汝梅等有曰此
聖祖所存必不可去也言似輕而意實重意朕不遵

祖制欲問罪矣夫設使武成王祀典今在朕下命去之必
翕然奉順必無一人一言之曰此
聖祖所存也且如各鎮總兵武臣凡行事序列在撫按官
上今卒皆挫制之一有邊警無所施行往往有賊至而
猶不知者豈可望其備乎至此失事輒行奸巧罪皆歸
之主將或有暴虐輕率激怒貪軍反賴主將使之如失
記名巡撫保定官及歐陽重者哉
聖祖時有此制乎有敢這等無禮者乎他則不能細數孔
子稱王成謂可者徇私惡耳借之以制壓於君威服人
於下雖曰尊孔子實是尊自也甚矣孔子教人以道初
無這樣事至於壞亂人極大為不道之徒不知孔子常

教為此等邪如今人只知三代之治為休時治為非夫三代時君臣民恰如一箇人唐虞又可知矣今人都是計利害為身家之輩動以善人為令色君子為偽讜言為國者曰挾私求進親君敬上者曰諂諛逢迎舉善去惡者曰結黨設報之心開陳政治者曰此喜功好事請修禮樂者衆加変亂成法之名拾遺補闕者曰此章君之過故朝廷興舉動謂狂為由是觀之凡愛國任事之臣必盡斥逐凡他比同之類肆行所為上制君於尸位下殃民於水火然後可無事紀綱法度恣己適情弑君殺父不難矣因諭而著此亦當通行刊布

○嘉靖十二年三月丙辰

上重幸大學釋奠先師孔子御彝倫堂祭酒林文俊講虞書益稷篇司業馬汝驥講易順卦賜之坐講畢

上宣諭師生曰治平之道備在六經爾諸王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明日文俊等率學官諸生謝恩

上賜之勅曰朕惟人君御世撫民教化為先朕即位之初嘗親臨大學祇謁先師講論治道以勸勵諸生茲以祀典釐正載詣孔廟恭行釋奠之禮且進爾諸生講解經義爾等尚懋乃敦學率勵作興務在惇本尚實用賛我國家文明之化顧不偉歟於戲孔子之教正名是先大學之道修已為要爾師生其欽勉之

○嘉靖十九年三月庚子先是御史楊瞻樊得仁奏故禮

部侍郎薛瑄國朝大儒宜從祀文廟詔下儒臣議時尚
書霍韜侍郎張邦奇詹事陸深少詹事孫承恩祭酒王
教學士張治詹事府丞胡守中楊惟傑諭德龔用卿署
應埈洗馬徐階鄒守益中允李學詩秦鳴夏閔如霖賛
善闔楧司直謝少南呂懷編修兼校書王同祖趙時春
編修兼司諫唐順之黄佐侍講胡經二十三人議宜祀
庶子童承叙賛善浦應麒議宜緩賛善兼檢討郭希賢
以瑄無著述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湛等請從衆議之
多者霍韜又欲黜司馬光陸九淵呂懷欲將道統正傳
皆進之廟堂參於四配下至是禮部集議以請
上曰聖賢道學不明士趍流俗朕深有感薛瑄能自振起
識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定宜俟將來童承叙浦應麒
議是司馬光陸九淵從享與四配等位次俱歷代秩祀
又經我
太祖欽定俱照舊不許妄議

定服制

○嘉靖七年二月丁巳
上以燕居冠服多俗制不雅諭輔臣張璁考古帝王燕居
法服之制璁乃采輯禮書玄端深衣之文圖註以進
上覽之稱善遂命工如法制燕弁服稍加文采襯用深衣
色用黄令尚衣監收貯著為式因諭璁曰古道尚華且
古玄端衣服通於上下茲故為等威之制以酌古今別

上下卿其上下訂議咸朕志焉璁對如
聖諭為當但令品官冠服固有制度其餘燕居之服緣未
有明制詭異之徒競為奇服以亂典章乞更如古玄端
別為簡易之制以昭布天下使貴賤有等
上從之因復製忠靜冠服併以圖冊頒示禮部勅諭之曰
朕惟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分故服之有章所以
辨上下定民制也周官司服掌王之衣服辨其名物與
其用事職此故也我
祖宗稽古定式凡享祀
郊
廟視朔視朝弁冕常服已有定制至於品官朝祭之服及
公服常服各有上下等級其制皆不可得而變之者也
夫常人之情多修治於顯明之處而怠畧於幽獨之時
古聖王慎之於是制為玄端以為燕居之服葢玄取其
玄邃端取其方正之義然其用則通乎上下本無級者
也今其制雖存率莫之考比年以來衣服詭異雖達官
顯士未免淪俗與市井同走卒廝乃敢濫服與儒流
並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乎禮曰衣服在躬不知其
名曰罔又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朕惟玄端之服在古
雖為上下通用之服而今人又非古人之比故雖在燕
居之中宜有等威之辨因酌古玄端之制更名曰燕弁
庶幾乎深宮獨處之時而以燕安為戒也夫善與人同

令從君出故欲聲於有位自難混于無名因復酌古玄
端之制更名曰忠靜庶幾乎進斯盡忠退斯補過也夫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因時制宜各有法象
意義非以私意更改之也朕已有諭著為圖說告之
祖考示不敢專須之天下傳之後世示不可私其燕弁服
朕已製成慎用之矣其忠靜冠服宜令如式製造在京
許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林院國子監行人司在
外許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縣正官儒學教官服之武
官止都督以上許服其餘不許一槩濫服至於比年詭
異之服悉行禁革夫衣裳在笥所以尚賢車[illegible]
以昭德凡爾內外羣臣尚當稽其名以見其義[illegible]

以思其德務期成峩峩之譽髦無徒侈楚楚之容與褻
道德可一風俗可同也爾禮部其以圖說頒布天下如
勑奉行因賜輔臣楊一清等忠靜冠服各一副諭曰茲
著玄端冠服有戒卜吉朕躬告聞
祖考佩之于身及下禮部頒行忠靜冠服令以一副賜卿
服用庶幾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以化於天下俾歸道義
之中豈不美哉

○十二月甲申

上諭禮部朕惟自古帝王之制禮皆推己以及人而其施
固當自親始也稽諸帝堯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必先於
親睦九族所以盡制盡倫有典有則也朕以眇躬入承

大統負荷之重夙夜靡寧切念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
道其要只在謹獨故酌古玄端之制為之燕弁冠服庶
幾檢約身心以為燕居之戒延因輔臣之請推為之制
命之曰忠靜冠服錫于有位朕已嘗念及宗室諸王其
制尚未之備欲圖之未遑也今光澤王所請實有獲於
朕心者其敬慎好禮之意良可嘉焉朕因酌燕弁及忠
靜冠服之制復為之製式使之上無所僭下無所偪具
載圖說名之曰保和冠服夫上下之分猶天地之不可
易各知其分然後相保而國家治安今自郡王長子以
上其製式開載已明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鎮
國中尉輔國中尉奉國中尉以及左右長史審理正副
紀善教授伴讀等官俱宜照忠靜冠服以品官之制服
之其郡縣鄉官儀賓雖各有品級然非儒官比不得槩
服其餘各官不在開坐之數並不許服以防過濫於戲
親欲貴也愛欲富也故禮制宜從敦崇名以命之器以
別之故品節不容假借夫忠靜冠服品格之不同者尊
賢之等也保和冠服格品之不同者親親之殺也等殺
既明名分攸定庶幾知所保矣保斯和和斯安此固錫
名之義也孟軻氏曰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禮
部其以圖說頒布諸王府如勅奉行

○嘉靖八年五月庚子初

上疑冕弁之制未合典制諭大學士張璁以制有革帶之

文今何不見於用璁對曰按陳祥道禮書古革帶皆謂
之鞶革帶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笏搢於二帶之
間夫革帶前繫韍後繫綬右左繫佩自古冕弁皆用之
今惟不用革帶以致前後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
間失古禮制矣
上曰冕弁用以祀
天地享
祖親若闕革帶則禮服不備非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之意
及觀會典載蔽膝用羅上織火山龍三章弁大帶緣用
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併革帶繫蔽膝佩綬之式仍
詳明繪圖進覽且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通掩其裳制

如帷幔而今兩幅朕衣意但與裳要下齊而露裳之六
章何如已又諭璁以變更
祖制為疑璁對古制衣不掩裳考之大明集禮及會典寔
與古制不異其後官司織造乃循習前代訛謬今訂正
之正以遵復
祖制非有更變
上意乃決因復諭璁曰茲事既必行須求至當朕仍一一
與卿訂定一衣六章古曰繪者畫也今當織之朕命織
染局查國初冕服日月各徑五寸今當從之日月在兩
肩星山在後華蟲在兩袖仍玄色一裳六章古曰繡今
當從之古色用黃玄黃取象天地今裳用纁於義無取

當從古其六章作四行以火宗彝雖虎藻為二行米黼
黻為二行一革帯即東帯後當用玉以佩綬繫之于下
一蔽膝随裳色其繡物上龍一下火三不用三可也卿
其詳加思議以告璁以
聖裁至當為對
上乃諭令内閣諸臣同考訂之
○九月丁酉初
上諭大學士張璁會典中有親征之條所謂類造宜禡之
祭皆云具武弁服斯乃一代之制不可不備今當重校
會典之時宜制而增入卿可為朕詳言之璁對周禮司
服凡兵事韋弁服即武弁也因圖弁形弁疏其義進覽

上報曰覽卿註繪武弁圖制足見博考所繪有韠形但無
繫處想亦有失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則圓朕惟上銳
者取其徑利當如古製可也又衣裳韠舄皆赤色何謂
且佩綬俱無而於祭用之可乎想對自古服冕弁未有
不用革帯者革帯前繫韍後繫綬韋弁之韠止繫于革
帯耳武事尚威故色多用赤詩靺韐有奭乃天子講武
之韋奭赤貌韠舄從裳色故皆赤佩綬于禮制不可缺
但未有明據采芑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此詩為卿士方叔南征而作其戎衣尚備佩玉如此則
天子武弁從亦可推惟
聖明裁定以備一代之典可也乃命造武弁冠服衣裳韠

爲俱如古制增革帯佩綬及圭仍諭禮部曰我
聖祖定制天子親征必有大祭等祭皆具武弁服行禮今
國家承平制度久缺朕已與輔臣璁詳加考定今欲令
該衙門成造以備一代
聖制爾部中擇吉行
○十二月丁丑
上親定百官朝祭服圖式詔禮部摹板繪采頒行中外初
章服定制載在會典及內閣秘圖沿久而訛每遇朝賀
祭祀服人人殊及
上更制袞冕先出圖說示閣臣下禮官議定頒行中外而
百官承訛如故會

聖旦給事中戴儒請明降定式以便習儀禮官按秘圖會
典酌以今
上所定冕服說草上圖註不稱旨
上乃諭內閣親定公服所用革帯照舊朝祭服大帯表裡
俱素兩耳及下垂緣以綠色就以蔽膝佩綬係之佩玉
更服古制裳併三齋如禮官所言且令議方心曲領名
義於是禮官言方心曲領始于隋時非古也
上曰方心曲領古制不傳況始自隋豈可襲用宜革之餘
如圖註通行中外職官遵行毋得違越仍會議各王府
官一體更正
章闈範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
上諭大學士楊一清等曰卿開導儲嗣言造端夫婦誠不
可不重朕於后與二妃皆以禮接之以道率之亦以正
御之而於多慾之戒色荒之懼每兢兢焉合婚禮告戒
將近七載深慮承傳為重恐罹不孝之罪也因此故切
諭之庶見朕不敢忽之微意耳
○嘉靖七年閏十月
上與大學士璁議册立中宮璁對天子有后所以共承
宗廟不宜久虛
上報曰卿昨以所問事宜為對足見忠切夫朕德無一線
而動多愆違身承

祖宗之位遂使嫡妃遽喪儲嗣延違未立每思至此實切
憂惶今之事則甚難為也若待之歲月亦不為遲未知
可否上雖有
聖母之至訓朕敢不從然恐而繼為弗祥夫何謂也凡人
之為善為惡出自性中來間有遷惡為善者今則艱獲
斯人也況君子所配必逑淑女而人之君長之配不可
不慎擇也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宮中久惡之婦所專主
而為日夜言
聖母
聖母未之察耳今若又使與此事則不如不必繼立也朕
所愛者德與賢耳非有偏寵尚色之私此人豈知哉

祖
考在
天之靈知之也如果擇有德者繼立將不平之怨必作訕
誚之譏必來爾卿等可通將昨引
聖母之訓併此抄一帖詧與同官議來此帖亦抄一帖繳
來朕未屬草云
○十一月戊申諭禮部朕
中宮皇后陳氏近以疾逝自惟弗類遽失所配愴悼未已
豈忍議及其繼者頃累奉
皇伯母昭聖康惠慈壽宮皇太后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面諭以朕
皇后旣逝而
宗祀甚重不可久虛其位朕拜受命茲者內閣輔臣暨府
部九卿文武群臣合辭為請朕已聞之
聖母復命朕曰吾已先有是訓
昭聖皇太后亦有是諭今聞羣臣之請心甚慰悅皇帝宜
亟自擇其可者冊立之朕仰遵
兩宮之命俯納群臣之忠深惟國本匪輕朕承
宗祀須賴內襄命順妃張氏徃奉
聖母所簡冊以為妃侍朕以來克盡禮道性資端慎淑德
允諧可冊立為
皇后以相朕

宗廟之事共奉
兩宮之養禮成
上親草詔書告天下曰朕惟正家為萬化之原朝廷乃四
方取則故君聽外治以正其陽綱后聽內治以修其陰
敎此古今弗易之大政也朕以菲德仰承
天命統御乾綱近因坤儀鈌位恐內外失修乃遵
兩宮累降之命納群臣忠藎之誠謂
中宮之位弗宜久虛當早繼立以匡內治朕謹循
祖典茲以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祗告于
天地
宗廟聞于
兩宮皇太后遣文武大臣持節捧冊寶授順妃張氏繼立
為
皇妃賴其共承
宗祀事養
兩宮禮儀既成特以朕意詔告中外俾悉聞知
○嘉靖九年正月乙巳給事中夏言請行
皇后親蚕之禮
上嘉納之諭輔臣曰今日言之奏甚好朕每在宮中恒言
及此亦嘗諭皇后曰汝但知玉食繡服之充口飾體却
不知成此者辛苦萬狀也又朕每以服上進
聖母請尚用

聖母諭朕曰吾何德獲今日之奉養但吾縱服一素衣亦甚愛惜這等黄色錦綵須有時服之豈可輕用朕對奏此袍服

慈親正當尚用何至久服之者不一易之

聖母又曰且只說昔日豈有此等衣服固皇帝尊奉亦不敢過用了朕拜奏

聖母德慶延於小子乃有今日非聖賢不能念舊日之事今

慈意如此子敢不順承

尊訓或進一食亦是如此夫

聖母性自

大成固為來者之法皇后恐不可不使之知農桑勤苦故朕納夏言所奏可着李時承朕意焉

○九月戊申從大學士張璁等議刊

高皇后傳

文皇后内訓

聖母章聖皇太后女訓頒布中外仍諭璁等曰桂萼嘗言欲令翰林官集詩書之關内教者撰為詩言使誦咏之斯亦為助多矣可諭諸臣速為分撰成而集之以助傳訓之布使易為感發且卿等三臣及方献夫李時董玘徐縉四臣俱當撰進可即傳示知之朕惟今也時俗大不古若况女子最為難教欲立其本當自朕中宮始凡

當行事宜卿等其與時會議以聞朕又命善書者繕寫
女訓三再一
慈覽一朕備觀一奉
聖母教授
皇后然授書宜有儀卿等即同禮官會議以聞
○十二月丙子
上親製
聖母女訓序內有王后姜班之句輔臣張璁疑姜班字訛
上疏問之
上曰卿以朕所述序內用姜班字者以為太姜及更作姜
任字取太任朕所用姜班字乃以周宣之后姜氏及漢
之班婕妤耳夫宣王非成王之資以姜后脫珥之賢復
克自勵今稱中興之主漢君欲與班姬同輦遊班曰明
君之側當有賢臣未聞同妾媵居一輦使主上失德漢
君乃止夫此二人足以為賢矣使今後世能肯學此二
人等而上之庶可求姜任之至也朕望於今後者如此
初未敢以太姜太任望之未審果否若何卿其再詳議
來更錄唯求可耳璁謝不及遂用之
○嘉靖十三年正月壬子立
皇后方氏
上親製册文曰朕惟二南基化實先正始之風四德承休
允表宜家之慶乾行健必坤承陽為剛而陰相故君御

天下而后理内教者也咨爾德嬪方氏出自慶門首膺
賢選稟資端懿淳良之性允著德容莊靜之美屬當貞
淑之求克應媛儀之簡位先九御名冠六宮侍朕既已
二載之餘賢實着在一日之謹不驕不侈益慎益欽式
立中宮允符上選吁非出我私乃為公議茲特遣正使
太傅武定侯郭勛副使少傅張孚敬持節以金冊金寶
立爾為皇后於戲惟孝謹思相
宗祀奉
慈顏惟敬順思佐朕治輔朕躬惟寛和以率列御惟勤儉
以範諸宮修明陰教愈進祗嚴匪但不我違亦永爾之
恒祉欽哉

○十二月癸丑錦衣衛百户費洪以
皇嗣未生請於京城内外愼選淑女以備九嬪禮部請遣
官於南北直隷河南山東廣東求之
上曰愼選淑女本為廣嗣之計朕恐遣官四出重擾百姓
又恐不識者謂朕好色第如洪奏於京城内外選擇如
果無人再議奏請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戊辰冊謚
大行皇后遣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告
太廟成國公朱希忠充正使持節大學士夏言充副使捧
冊行禮冊曰朕惟人君受命以握乾綱必資媲德以輔
陰教然元配中失亦必有嗣美克修内治是以刑于家

邦達之天下而王化有成焉咨爾方氏出自慶門早膺
淑選比遵
慈命繼正中宮孝敬柔嘉著顯聞於
宗祀温慈仁惠行餘澤於後昆矧能保護朕躬功存濟難
方期備膺壽祉詎意俄爾崩殂追惟往勞殊切傷悼爰
稽典禮用錫徽稱茲特命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國公朱
希忠為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太學士夏言為副使捧册謚爾為孝烈皇后嗚呼蒼旻
不吊慨榮祿之弗延彤管播音尚休名之罔斁庶幾永
譽以慰賢衷欽哉先是禮部請册謚如
孝潔皇后儀奏可尋復諭謚后禮重正副使於門拜命持
捧節册百官侍班如儀不必內侍代正副使入殿一鴻
臚引百官列於思善門外侍立太常讀册賛引禮畢百
官行四拜禮退皆
上親定云禮成勅禮部通行天下王府及內外諸司知之

重儲闈

○嘉靖十二年八月己未以
皇嗣生詔告天下曰朕惟承祧主器必在賢良繼位嗣難
惟宜傳長故曰君之儲貳是謂今昔咸同朕以一人仰
承
皇天洪眷纘嗣
皇祖丕圖卽位于今已訖一紀大婚之後又越十年每思

傳繼之文虛若履薄氷而戰懼上廑
聖母佇望之深下遺臣民引領之至朕心震惕朝夕匪寧
昨歲元輔建策慎選淑女以備妃嬪之御用廣嗣緒之
求朕請
慈命聞於
祖考卜吉納九氏以用資繁衍之祥助蒸嘗之職者乃於
今年八月十九日
皇天降祉
祖宗鑒蔭朕第一子生屬麗嬪閻氏出也是皆
皇考
聖母鍾祥積慶所衍及孫謀者也茲用布聞中外誕布寬
恤所有開示並宜奉行
○九月戊申召禮部考
皇子廟見命名諸儀因諭曰皇子命名本朝皆有勅諭夫
方未一歲尚不知事而賜之勅是虛文也藉令向後識
之得以顧名思義未如待其知事後教之又禮曰父命
之名朕又思之必當告于
祖考然後可以命子禮部尚書夏言覆如
聖諭
上報曰覽奏具見執禮從古之正朕意所同其卽具儀以
聞
○嘉靖十八年二月甲辰以册立皇太子并封二王下詔

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而君臨天下所重者大本係焉是以自神禹至今率
遵此道用一人心也比歳朕荷
皇天俯眷元嗣誕生數歳之間疊承
洪造顧朕何人詎膺
帝德深惟
皇祖垂裕之恩
列聖累積之大
皇考功德玄隆
皇妣善慈廣萃慶積朕躬顯受丕荷至有今日茲念
祖宗家法具在
慈囑切朕亦中旣文武群臣屢請左右元僚力賛咸以國
本之定此其時也朕亦思惟欲圖久大之治安須蚤立
於儲貳兼以藩輔之重故同建本而行遂取昨旦元吉
是維今月一日朕躬祗請
命於
皇天
皇祖分命諸臣告於
方澤
列聖
太社稷
帝社稷

神祇大頒册寶立朕元子載壡為皇太子分封第二子為
裕王第三子載圳為景王慶典既成恩澤斯覃舉昭代
之彝章答敷天之至望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甲辰

上諭禮部朕皇太子當冠并習講讀一應合行禮儀查照
祖宗時舊例一一舉行即各擬至當不必瀆奏已復奉
聖諭東宮冠讀禮朕復思二三子各當行此各節次
祖宗舊典俱在卿嵩會讚璧寀承恩查擬一一奉行

○丙辰禮部尚書費寀等言
東宮冠讀儀節繁多一時未易盡習攷之周制文王年
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禮參用文成冠禮之
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則在今日
東宮殿下加冠似為大早乞將冠禮暫勅停止先以童
服出就講讀則事為有序而禮不難行
上曰東宮冠禮朕非不知未克行但今
廟工將成用同堂之制曰是
祖宗久行典禮因作昭穆古正制謂居今好古灾害必至
所以朕思弘治間東宮冠禮
皇兄方數歲若效之文成用時又是好古了故內而僕侍
外而臣工懷奸持祿一事不言朕不得不早言方下命
行禮之初元輔物踼驚傷在理
太廟自安否座即有火星之變昨十九日來連辰陰晦亦

非全美禮部所奏必測知禁中連日習禮之意故有暫輟之請況東宮雖長朕二三子一歲而行立坐拜言動視聽却不若之茲行冠禮不過勉强耳夫臣僕皆非君主念朕今不言將來又必曰君父未命非我罪也且作訕謗爾等會月見六臣計且暫止之義及預習內讀之宜以聞已乃會勲輔大臣言

皇太子既未便出閣乞命司禮監慎選老成端厚知書內侍恭伴讀書習字兼演習禮儀俟睿性漸開禮節日熟然後出閣講讀疏入得旨冠讀禮儀另候旨行

上乃諭輔臣嚴嵩等曰朕先與卿等計定東宮冠讀遵

祖宗法制舉行既而禮官不知受人指使或測知禁中習未可行者不言於下制之時肆沮於既命之日且引文成之年歲不同

累朝之令典謂為未可卿等從而同之今既有另候旨之命朕不得不言另下之旨不必候只令輔臣該部俟當行之年其奏行禮其與事者不許推避亦不許作欺謗之為謂朝廷不理者卿等錄示禮官遵行嵩等因言

皇太子數歲而冠原無定期不必盡泥文成之年伏乞俯從原定吉期或移取通利之辰遵奉舉行得旨覽奏足見敬畏朕知已高從言

東宮殿下時已下歲今冠讀之諭一下中外忻傳合無是日稍減繁儀止取成禮此外或可頻接外臣漸廣視

聽如冠禮暫輟或以童服出就儒臣時習講讀久之則
睿性益開而知所嚴重矣得旨冠乃成人之禮首太子
維體承命之重必典禮具備方可行既而復諭嵩東宮
冠讀已聞中外只可移取通利之辰不宜暫罷問冠禮
內儀物有緣中何為嵩言彼在東宮巧婚禮內物不用
為當又問廟見童服當是何服色嵩言今日之見係在
內殿家人禮也比與
宗廟大禮不同似應常所用吉服行禮已奉諭東宮廟見
等儀非一節即今將入夏令恐難勉行待秋爽舉未遲

睦親

○嘉靖元年五月壬子

上諭禮部曰各王府宗室應奏事情止許啓王代奏不得
私自來京
先朝明有禁例近多越關妄奏甚至子訐其父不遵
祖訓傷敗倫理莫大於是今後違犯者原詞一切不行遣
官伴送回府止給口糧脚力不許沿途需索轎馬供應
通諭各王府知之

○嘉靖六年八月戊辰

上諭閣臣曰前日禮部言駙馬要十日一赴部考其所讀
書寫字欲講解以開心志深為有益但大臣戚里十日
一赴部考恐未為可朕聞我
太祖時凡幼小功臣之子并駙馬每與官師各一人令其

授書教禮當以此為法今公主乃
皇考親女為朕親妹駙馬都尉謝詔作國家親臣焉可使
之不讀書知禮乎朕欲選一儒臣與詔為師待其成後
二十日令其師教習經書每三日授大學一篇凡三十
日温習一次三日寫倣一張盖寫字乃正心之功就令
觧講明白還寫勅一道令謝詔体朕是心恭誠指問務
使知其忠孝仁義禮儀事物之類未知其可與否與卿
等計較來行於是大學士楊一清等傳旨諭禮部奉行
乃陞國子監助教金克厚為禮部儀制司主事授詔經
書仍聽部提調稽考論績叙遷
○十二月甲子靈丘王聰漏疏上鎮國將軍成鐵孝行禮

皇明寳訓　嘉靖五卷

部以聞
上諭輔臣曰今日朕閲各衙門奏牘見禮部一疏為乞恩
旌表孝行事朕閲之再三甚為嘆其成鐵天性如此不
但下民難之而朕亦不能生盡其養亡又盡其哀深可
旌表但該部意謂宗支與庶民不同今後不許請立碑
坊只照例賜勅奬諭朕復思之宗支既與庶民不同若
止賜勅為奬似反不及士民也在坊碑委不可立朕欲
定為制今後有孝行實跡等項應旌奬者許親王奏來
若係親王則令撫按官奏來仍行勘明寫勅遣官賫持
往諭并賜以銀段羊酒庶得揚其善行以風動諸親卿
等議看可否如可朕欲親撰勅文仍賴卿調潤行如今

年終日多事務便回具帖子來於是大學士楊一清等
請即降旨傳行報可
○嘉靖七年七月丙戌以
章聖皇太后加上尊號須詔天下輔臣擬上推恩條例
上覽之曰
聖母尊上稱號已有
累朝舊制須降推恩之條但我宗親不得異於臣民非睦
族親親之意今欲除詔內載有關於宗支者其親王各
寫書并加以金帛示朕惇睦之意王府結親者其子弟
仕官不許選任京職此豈親親睦族之道且今詩禮故
家衣冠世族俱不敢於王府結親恐為子孫之累故各

處王府夫人儀賓市井白丁田野愚夫一例濫選家教
不端守身不律非惟不能導引宗室為善反縱其為非
干犯憲典此例
祖訓大明集禮大明律令俱無開載不知是何年臣下建
白准行然成化年間已前多不拘至弘治十三年各衙
門纂修問刑條例載入其間遂為定例不敢復犯甚非
帝王正大公平之體其議更之輔臣楊一清等因復擬
加恩宗室二條請增入末一條之前
上親為改定一宗室節年因事減革住支祿粮者除敗倫
傷化打死人命重情其餘詔書到日全革者准支一半
減去一分二分者俱准照舊全支以資養贍一近年事

例官員軍民之家有女為王妃夫人子為儀賓者其子
弟仕官俱不選任京職似非帝王親親睦族之道吏禮
二部便會查前例果係
祖宗典章該載照舊遵行若係先年臣下因事建白准行
者具奏革去以存公平正大之體
○嘉靖九年六月辛巳禮部覆豐林王台瀚所奏處宗室
四事一崇輔導二興學校三定子女四均入後
上以定子女一事所擬未一令再議餘三事悉依擬已禮
部復條為三目以上
上疑未決乃自為書賜諸王欲將朝廷皇子自第二子皆
封郡王親王第二子皆封鎮國將軍餘各減一等書成

未發以示大學士張璁璁言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一
旦減降有失親睦之道以臣愚計莫若量減祿而不降
封郡王以下凡全支俸米者照依京官事例米鈔或四
六或中半折支其見有米鈔兼支者亦量為遞減以示
撙節
上以其事重俟從容審處不果行
○十一月甲申頒
聖母女訓於各王府賜肅王書曰朕惟政分內外教亦別
途矧天子至於卿大夫士之有位者尤當致慎焉朕
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以懿哲之資上配朕
皇考恭睿献皇帝仁明之聖當時化隆一國朕承慶蔭乃

仰荷
天命入嗣
皇祖丕圖皆由我
皇考
聖母養育教誨之所致也近思
聖母嘗作女訓一書可以輔朕
高皇后之傳
文皇后之内訓而範將來已恭成帙謹奉一部以備曾叔
祖之覽焉惟曾叔祖亮之餘王府文同
○嘉靖十八年二月乙丑趙王厚煜迎
駕於磁州入見行殿
上諭勞之曰王遠來迎迓首先致敬忠誠備至朕甚喜悅
明日遣英國公張溶禮部尚書嚴嵩送王還國及
駕出王境復賜書諭王曰朕躬詣承天府恭視
顯陵
二親計實惟萬世之圖道經王國王屢請越境迎候朝見
又屢奏以途路長遠請慎起居又遣内外輔導官迎慰
具悉王忠敬勤誠愛朕至意深用嘉悅但行途匆匆莫
舉宴酬之禮已勑户部歲加祿米三百石并有微物以
賜用鑒朕意特兹諭答王益加忠敬親賢務學勤以教
家誠以修身庶保令譽於克終用式藩屏以光世德惟
王其欽誠朕諭其後唐王汝訓王鄭王徽王楚王周世

孫各朝
上皆禮之有差
裁恩澤
○嘉靖六年十一月甲午大學士楊一清言近畿八府土
田多為各監局及戚畹勢豪之家請討乞行禁絶
上曰卿等所奏深合朕意近年衷八府地方多有被奸人
將官民徵粮地土投獻於勢要之家朦朧奏討作為莊
田侵占強奪插樁逼取地租雖節經奏訴委官勘斷終
不明白民旣失其常産何所恃以為命逼迫逃竄者實
多京畿如此在外可知便着户部差侍郎一員科道各
差風憲公直官一員領勅前去各該地方踏看不問王

親勢要除已賞有田土足勾的不動但係泛濫乞討及
額外多占侵奪民産曾經奏訴的查吊籍册再勘是實
都退與軍民照舊管業各項草塲亦有將軍地土混占
致令失業一体清查断理在外地方都行與各該巡按
御史委官查勘各　王府及功臣之家除
祖宗朝欽賜有文籍册可質証的不動但係近年乞討及
多餘侵占的都給還軍民住種納粮當差各處勢要官
員亦有將軍民世業指作無糧拋荒地土及將係官山
塲湖蕩草塗等項勢囑官司奪為已有都要清出從公
處置僧寺田土小民與他耕種租粮本輕多被官豪違
例典買倚勢兼併田連仟陌科取重租甚至將僧舍屋宇

占為住居也要查明改正事完各另造冊回報戶部職
司人民務要從實查考以稱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
員如有畏避權勢不行從公勘報的指實參來究治
○十二月甲寅科道官勘上駙馬鄔景和所請地土當分
給原主部覆請從其言
上諭輔臣曰戶部覆勘明地土其地原經我
皇祖考賞與皇親之家見有郭欽承種而鄔景和不該奏
討其時戶部也該執奏朕又不知今思似奪
祖宗之恩以快近戚者朕欲將此撥還欽另查無碍者與
景和又思之如此不無多占民地今可依勘官分給似
亦好卿等看了票來

○嘉靖七年九月辛卯
皇后父泰和伯陳萬言疏請令妻冀氏入宮視
皇后疾
上不許諭輔臣曰萬言意朕知久矣彼數以此令內官付
宮人乞奏云中宮不安也不要我每進去看看以未得
遂故有此奏彼以為朕無仁義耳朕惟外戚自古來有
入宮禁假以視病為言多有窺伺朝廷者在彼為得計
在其君為墮計也朕奉
天命嗣守
祖宗鴻基惟親其賢圖善治耳皇親戚里未嘗寵愛以致
彼之如此也皇后作配朕躬良醫妙藥豈無治病之具

何謂不見親人不能得好况婦人以夫家為家又我
聖母慈愛皇后未見多也今疾雖未可豈緣此也內禁是
祖宗宮掖之地朕不敢徇私縱外戚深入乃降旨諭萬言
曰宮禁嚴密非外人所得出入朕雖篤念親親實不敢
背違
祖宗典制皇后患病已令醫用心調治豈必得見親人方
可痊愈所奏不允毋復煩擾
○十月丁卯
上諭輔臣曰近以內官蕭敬病故伊名下韓錫等援例乞
恩具奏司禮監官持奏朕曰隨你每着來及將例來看
朕惟成化弘治年間雖有如此者我

祖宗未著為定例朕先於扶安等亦有行者亦是不能審
察朕惟人臣之事君生既與之祿米死有祭葬所待之
恩未為甚輕而亦有不知圖報如草木者又加如是之
濫與恐非體面所宜本內票子乃是司禮監官擅擬祥
特與卿等商議可革之否勿得畏避票來看待張少傅
事畢回來同奏
○嘉靖八年四月甲戌戶部以勲戚家冒濫莊田數多覆
侍郎王軏奏請申明詔例不許分外奏求其已經欽賞
有成命者仍與營業中有世遠秩降或非一派相傳者
量存三之一以為墓祭之費餘皆入官以備邊儲
上然之因諭曰已賞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強占者俱給

原主自今勳戚大臣務各安分以保祿位不許妄行陳乞

○九月癸丑故皇親安昌伯錢承宗妻為廣長男維垣奏請襲爵部覆故事無外戚累世襲封之例

上深然其言曰外戚封爵實非古道我
皇祖定制公侯重爵止許加之軍功外戚之封出自後世非可為據今爵秩日冗祿粮日增深為可慮且使無功者坐享重職非古帝王報功之典朕甚不敢近諸臣有建議及此者無非愛國之心卿等其即會府部院寺科道等官從公議處以聞既而議上外戚有軍功者獨魏定二公彭城惠安二伯餘並當革襲得旨外戚封爵既無古典原非
祖制魏定彭城惠安既有軍功其襲封如故餘以戚里濫膺封爵名器既輕人不知勸固常裁革念係
先朝恩命及今已封姑與終身子孫俱不許承襲著為令

○嘉靖九年正月壬子駙馬都尉謝詔陳乞於近地列肆召商如皇親例

上不許曰皇親列肆以漁民利在法所當革詔國親臣固宜讀書遵禮奉公家典憲豈可效尤牟利所請不允

○嘉靖十七年三月庚子先是唐王宇温以文城王襲爵得追封父恭請王為唐恭王已而復請加封其弟鎮國將軍為郡王妹縣主為郡主

上以加封非
祖宗舊制不許仍勅禮部自今陳乞者皆不得濫引弊事
依違具奏

辨學術

○嘉靖元年十月乙未禮科給事中章僑言三代以下論
正學者莫宋儒朱熹近有倡為異說以壊人心者宜行
禁革
上同
祖宗表章六經須賜勅諭正欲崇正學廸正道端士習育
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業百餘年間人材渾厚文體純
雅近年士習多詭異文體務艱險所傷治化匪細自今
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許妄為叛經背道之書私
自傳刻紊亂正學

○嘉靖六年二月甲戌
上觀宋儒朱熹著南劍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自得有述
一篇内云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無怪彼之附和者但
可惜者師生兄弟朋友或一氣而分或交以為友亦有
不同焉少師楊一清為喬宇之師宇受學於一清有年
矣一旦被勢利之逼則師之言不從矣桂華為少保桂
蕚之兄則弟不親矣湛若水為尚書方献夫之友則友
而疎矣吁信勢利奪人之速可畏世戒於是一清言喬
宇之不聽臣言湛若水背献夫之論是誠然矣若桂華

能持正論且聞蕚之學多自其兄啓之未可盡非也
上曰朕閲大典有得而述因歎兄弟邪正殊途桂華桂蕚
之如此方鵬方鳳之如彼吁嗟之餘揚抑不平近日多
事未暇檢續依卿言朕將原稿更之
○嘉靖八年二月甲戌
上諭輔臣楊一清曰今日朕以去歳卿奏以蕚可同事朕
已許於朝覲事畢行已其吏部重任須用一堪之者獻
夫何如又王守仁竊負儒名實無方正之學至於江西
之事彼甚不忠觀其勝負以為背向彼見我
皇兄親征知宸濠必為所擒故乃同文定舉事實文定當
功之首但守仁其時官在上耳且如擒宸濠於南直隷
地方却去原地殺人至今孰不知其縱恣前日兩廣之
處見彼蛮寇固防却厓為招撫損我威武甚矣乃於八
寨而縱戮之以此看來勢之固而有備者則不問其為
罪之首從輕重一於撫之否則乗机而殺戮自云奇功
是人心而否哉況崇事禪學好尚鬼異尤悖聖門之徒
是可用乎卿等何堅於庇護可獨容言之勿以近日攻
容論為非而忌
○十月丙午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
大畧以曲禮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禮部尚書夏言謂其
立論與孔子之言相戾
上曰既戻孔子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省

闢邪

○嘉靖六年七月乙巳

上諭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該衙門援例請於朝天等宮寺建齋以為祈壽福者夫人君欲壽非事齋醮以能致之果能敬事

上天凡所戕身伐命之事一切致謹焉則必得壽年長永奚可齋醮為事乎今欲將內三經廠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應齋事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宮建齋醮如故其

兩宮景命等日皆照舊行夫革三廠二寺之齋者所謂省一分有一分之益之意存一宮之醮者盖倣春祈秋報之意朕此意欲言之已久而恐人訕朕偏尚特與卿等言之庶見崇正之意

○十二月壬子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尼僧道姑有傷風化欲將見在者發回改嫁以廣生聚年老者量給養贍依親居住其庵寺拆毀變賣勅賜尊經護勅等項追奪戒諭勲戚之家不得私度詔悉如其言獻夫復言皇姑寺係

祖宗勅建宜留之以安輯年老無依尼僧道姑

上曰變賣庵寺如議行年老而貧者量給銀養贍各聽其父兄親黨收之不必處之皇姑寺

上復諭獻夫曰昨霍韜言僧道無度牒者其令有司盡為查革自今永不開度及私剏寺觀庵院犯者罪無赦會

江西提學副使徐一鳴以拆毀寺院被逮至京献夫乃
與詹事霍韜少詹事王綰右僉都御史熊浹上疏乞宥
一鳴
上不悅乃盡發其前後章疏下大學士楊一清等票處因
降諭曰禮部復說將皇姑寺留着安輯無依年老等項
尼僧道姑且云此寺係
祖宗勅建朕思此寺雖有勅建之名原非
祖宗本意尼僧與僧道不同風俗之壞者甚之而尼僧寺
與僧寺道觀又不同朕於皇姑二字甚否也今因尚書
桂蕚奏禁約尼僧毀其寺宇已行了今若皇姑寺仍留
是不去其根也餘恐無可禁之前日旨出之日於後三
四日不知何日哀奏
兩宮
皇伯母差人諭朕曰皇姑乃
孝宗朝所建似不可毀吾心不安尼僧逐日無處安身皇
帝可遵吾言
聖母亦差人諭朕曰聞皇帝有旨着拆毀尼寺吾甚不安
其皇姑寺聞是
孝宗時所建且其中佛像多若毀之恐不可尼僧逐出也
無處安身可不必拆朕謹聽訖未對意以為必是頑愚
小人進以禍福之言故
兩宮皇太后一時傳諭隨即令回奏

伯母云遵奉
慈諭以奉禁治尼僧事宜欲將皇姑寺留下以稱
伯考建造之意姪敢不將順但尼僧有傷治化且於伊教
有玷況此寺雖有
皇伯考賜與勅建原非我
皇伯考聖意所為不過請乞之耳今已令查處伏請
聖慈鑒之安心忽慮而又差人回奏
聖母同前但有
伯母亦有傳諭一句次日該朝
聖母又諭朕云昨說拆寺一事恐不可動其中佛像作何
處置況

昭聖皇太后有諭皇帝何不從之吾今也要建一座寺我
將此寺與我亦好朕聞卽面奏曰近日因禮部臣奏要
禁約僧尼寺已從其請
兩宮尊諭子敢不奉行但尼僧甚壞風俗若不先將皇姑
寺首毀之餘難禁約伏望
聖母勿聽非人之言福與禍惟天降之惟人所召豈繹道
能干予有一等愚人深信故以惑奏子亦聞之
兩宮慈訓皇帝不遵是為不孝反依外臣之言惟
聖母察之
聖母云隨皇帝與大臣議行朕退思
兩宮尊意只是恐致灾也此寺中多皇親內官供給信施

而禮部必有請告之者夫方献夫等論救徐一鳴言不可罪之請查究黎鑑其一鳴係提調學校之官無指理此等事乃擅將古建寺觀混同拆毀咎逐僧道是見為賊擾害地方巡按官坐視回護不得不言又江西比之京師就重輕之京師根本之地江西寺觀以一鳴拆之為當京師反縱而回護此献夫等言之後先同否不待辨矣卿等加詳票旨来一清等奏献夫等疏詞前後矛盾

皇上責之甚當但皇姑寺既建自
先朝如
聖母堅欲留之則姑從其命將禮部本權且如擬存留以全人子承顔順志之意似亦無害

上報曰今早得卿密疏告朕切見愛朕至意特聞
兩宮傳諭示卿正欲望卿言之但我
聖母自元年以來數有訓命以
天地垂庥
祖宗餘慶欲照我
憲宗時
孝肅后建有寺宮二座為例朕雖承命未敢然而
聖母之意不是蓋尼僧寺也近日諭朕欲留皇姑寺者前日已承
慈訓以朕意為然亦有諭云僧道尼姑委的多有壞祖風

的不但取世人毀罵於伊之教亦不好看於此可知
慈意矣卿所言惟恐有毫髮之過在朕躬何其忠愛惓々
也禮部本只當批出廣見崇正之意假四五日間再有
諭及則傳旨留之亦未遲也就勞卿將創葢道宮釋寺
可否預為朕議來聞一清等未及對
上復諭曰前日卿言皇姑寺今日
皇伯母又差人諭朕留之朕回奏云既
尊訓両須宜即順命但懲惡須去本廢免後患今遵
慈訓將此寺房留與無歸尼僧暫住止着終身不許復引
此類其我
祖宗時所賜勅額追回只可如此伏望

尊鑒裁允曰若有他安身之地足矣朕併奏聞
聖母諭卿知而此等委傷治化易云幹母之蠱不可貞也
今
伯母之意如此可也便回疏來明日仍諭卿等方行者一
清等言
聖裁允當臣等即當奉行乃擬旨以上
上報曰得卿議來旨草深合朕意於朕既不違
親恤仁又以見崇正闢邪之意一舉而両得其美本非朕
能皆卿力也朕又將有謙此等額名之意併告卿知夫
順天保明者是我朝國號言此僧尼之祖能順
聖祖奉

天開極建國垂統惟
皇上命之何待後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云皇姑
者尤不好聽言我皇家之姑也當時原非
祖宗本意蓋被群小左說之耳故此寺云勅賜既是官建
何不云勅建于此便可見非我
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與卿密知之向後有事須賴
卿力賛之耳

○嘉靖八年正月甲子
上諭輔臣曰近年内府禁地累被火焼毀官房數多所致
之由非一前日幸壽所謂雖未必無其實因奉釋事為
本亦飲酒酣醉所致内府官長随等家多有事此者每
作其事朕多聞之夫事佛以求福力而反為灾害惜乎
下愚之為也朕故于旨内言及而所司為害弗肯及此
卿等看其二旨稿孰可來行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禁中大佛殿有金銀佛像并金
銀函貯佛骨佛頭牙等物
上既勅廷臣議撤佛殿即其地建
皇太后宫是日命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入視殿
址于是尚書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等瘞之中野以杜愚
冥之惑
上曰朕思此物所之者智曰邪穢必不欲観愚曰竒異必
欲尊奉今雖埋之將来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所以

永除之于是部議請投之火
上從之乃燔之于通衢燬金銀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頭
牙骨等凡萬三千餘斤
○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己酉詔順天撫按官嚴禁僧尼至
戒壇說法仍令廠衛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內外僧寺有
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獄四方遊僧悉聽所在有司
遞回原籍當差

御筆書其二言稿就可來行
下愚之人為也朕故于吉內言及西所司為害弗肯及此
往其事朕及聞之夫事佛以來福者西方及為災害[illegibl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